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
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
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
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
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
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
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
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
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
一善第一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
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
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
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理
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
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
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
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
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末道其未及者雖有遲
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
二十分工夫自用與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
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

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習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

人○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暴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下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

自生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
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
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
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
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
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
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梯堦
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梯堦
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
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

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
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
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
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
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
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
有事在○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
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
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
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

為學
當以
存主
為先

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為學無許多事
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
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
住不得○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
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
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
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
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為學之實固
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
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
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
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
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
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
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
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
而遠則庶乎其可矣○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
理會得主學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

主敬者存心之要

聖賢之教不過博約

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為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為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

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木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

並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
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
豈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
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
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
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
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
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
倒無不是所謂居易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
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

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
合講處有不合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
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
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
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
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
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
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
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
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

為學之道莫先窮理之要在於讀書於讀莫貴之法莫先於循序

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為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

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

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

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爲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

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其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太緊要人自去下上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者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

庶幾
可以
深造

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味。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事因當考索然心未得主。却反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

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

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
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問
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
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
此一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
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未子嘗云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
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
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
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
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
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
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
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
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
無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
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
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
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
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

攝伏
之心

讀書
以主敬
志為先

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
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
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上之
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
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
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
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
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
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
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
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
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
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
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
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
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今
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
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
所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

學聖
人進
之階

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
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
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
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
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
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
亦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
食之間而已也雖違次必於是不但違次而已也
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
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
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
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
至終食之間以至違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
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
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之
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
我未之見耳○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
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
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
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

謂發憤正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是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拆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未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

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
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
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
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
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
使他自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
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
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
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
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
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
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
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
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
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
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
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尙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
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
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
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

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
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
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
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
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
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擢焉以助之
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
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
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
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
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
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
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
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
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
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
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
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
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
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

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
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
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
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
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
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
累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
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
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
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
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
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
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
前真實正學則悠悠歲月豈肯得久恐不免但爲
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
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
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
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
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
所以垂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

與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覩彷彿而便謂吾雖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實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未是意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曰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

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
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闊其地少間到逐處
卽看逐處都有頭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
理裏面轉更無此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
道理○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
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
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
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
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
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且如邊直之
事各有存非是說邊直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
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
邊直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
句邊直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邊做直若
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
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
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郊子蓋是我
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
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

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冷淡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焦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摩，一頭詭怪之語，果何

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已工夫有著方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卽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旣不能曉古詩其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

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
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
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
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
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
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
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
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
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
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

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蔽不約汎濫無功說得
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
問爲學太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
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
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
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二常思我以血氣之
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
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
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

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太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便掉了如此千年

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法○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

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善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丟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偉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去得只是要發而

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
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
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
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
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
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
不太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
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
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
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
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
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
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
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
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
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
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
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

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
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
底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
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
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
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
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
守尺得寸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
是自然放寬希將法去守殺了橫渠說自然御如
今日論論都是人做便了○問動容周旋不能中

天疑
則可
大進

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
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
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
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
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此長進便道我已到了
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
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
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
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
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

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自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

撞來撞去將來自撞著處○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太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辨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

本不膽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為雖知事理之當為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悠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已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自自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